

# 屡禁不止的四方支付洗钱产业

在多地警方加大力度打击下，四方支付“行业沉痾再次引发关注。据官方披露，近期，多地警方成功打掉多个涉非法经营“四方支付平台”的犯罪团伙。当前，四方支付一方面因可满足多种收付款方式成为线下商户“宠儿”，但另一方面又因涉洗钱等非法业务成为警方严打对象。这个鱼龙混杂的市场，背后有何黑色产业链？为何频频涉洗钱违法业务？未来又将如何规范？北京商报记者经过多日调查，试图挖出背后产业链。

## 门槛较低 仅需上千元

所谓四方支付，又称聚合支付，主要从事聚合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银行及其他服务商等接口，对外提供综合支付结算业务。警方披露，四方支付是目前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团伙套取、漂白非法资金的所谓“绿色通道”。在通过大量购买空壳公司或用员工个人信息注册“第三方支付”账号后，不法分子再搭建网络平台，用这些账号来收取客户资金，承担相关黑灰利益链条的资金结算工作。

参与聚合支付需要哪些条件？搭建一个四方支付平台门槛有多高？又是如何运作？

多方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与第三方支付相比，四方支付的行业进入门槛几乎为零。具体表现在，技术方面，不需要POS机等硬件，仅需搭建一个系统即可，技术门槛极低；此外准入方面，没有牌照许可限制，只要能接入支付通道即可进行。

“四方支付平台虽然说是个平台，但也不乏有人单枪匹马在做。”四方支付行业从业者林科（化名）如是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若想参与四方支付市场，一般会有两个选择，一是选择开发一套四方支付系统，自己做服务商寻找上下游渠道；此外则是从事四方支付代理，以加盟四方支付平台的形式层层发展，从中抽成。

北京商报记者以购买四方支付平台的名义向一家技术搭建商进行咨询，对方回应称可以提供所有系统开发、平台搭建等技术资源，将四方支付平台搭建起来，一条龙服务的报价为10万元。此外，另一位从业者则



告诉记者，四方支付主要涉及到支付通道接入、H5跳转、充值提现等技术手段，整套购买完成平台搭建仅需上千元。

北京商报记者在一家交易平台上体验发现，搜索四方支付有关交易，价格在30—38000元不等，30元销售产品为2020版四方支付源码，系统可自适应手机版支持代付功能多级分销代理，支持多家支付机构官方接口；而38000元产品则包括四方支付平台总后台、商户后台、码商后台、代理后台、服务商后台等多个系统功能。

林科称，事实上，一家四方支付平台要想活得好，核心并不在技术，关键还在于手里攥了多少“出入金”渠道。除了银行、支付机构旗下平台外，目前大部分四方支付平台没有牌照，因此大都是定位为三方支付的收单外包机构，主要通过层层挂靠的方式进行，其中，手续费分润和补贴是重要的收入构成。

## 暴利引诱 费率最高30%

尽管警方多次严打，但不少四方支付平台依旧顶风作案，其原因一是源于低门槛，二则受高利润驱使，及试图通过花样套路躲避追责的侥幸心理。

林科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如果有洗钱客户收款需要，四方支付平台一般会提前告知支付通道类型，以及不同通道收取的点数（费率）、单笔限额、放量时间、下发时间、结算周期等。他进一步指出，目前，根据不同业务和不同支付通道，一般放量时间和具体金额不一，收取的费率也不尽相同，

大部分通道收取的费率在2.2%—3.8%不等，但也有一些高风险业务收取费率高达近30个点。

当谈及如何逃避警方追责风险时，另一从业者向北京商报记者提到，“四方支付平台要规避洗钱风险，可以多找一些承兑商帮忙收款，多‘洗’几遍后，被查风险会大概率降低，哪怕被举报，也查不到你的账号，哪怕被查到，可以把风险转嫁给其他人”。

所谓承兑商，其实就是虚构的商户，主要承担着为非法业务收款的角色，以赌博、色情网站为例，当玩家进行“下注”或充值后，收款方一般不会直接转入商家账户，而是由承兑商进行收款，交易类型也通常会用商品、话费类充值卡等进行伪装。

值得注意的是，承兑商们的钱，如何流转到赌博平台、诈骗分子手上？北京商报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目前，有推手在多个社交平台发布关于某支付机构的渠道项目，记者体验发现，此项赚钱项目为话费卡转卖，操作方式是：在推手方购买话费充值卡后，选择支付平台兑现，通过买卡、卖卡等方式赚取差价，例如一张100元的话费充值卡，买卡成本仅为90元，差价可达10元。

警方人员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目前，有犯罪团伙通过开发“跑分”网络平台，利用支付渠道，为别人进行代收收款，随后赚取佣金（吸纳会员，形成“码农-码商-代理-平台-支付通道-盘口”资金流转闭环路径，再利用“第三方支付”为境外赌博网站等非

法商户提供资金支付通道，以赚取佣金获利。其中，犯罪分子鼓吹“跑分”兼职来钱快回报高，吸引了不少“80后”和“90后”年轻人投身其中，涉及人员上千人，社会危害及引发的次生危害极大。

## 管控缺位 支付机构失责

“目前确实有不少非法四方支付平台涉及违法犯罪行为，主要就是通过非法资金结算为其他违法犯罪提供服务。”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亚指出，除了参与门槛极低、能提供多种支付便捷接口外，四方支付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还有一个原因在于第三方支付平台管控不到位等。

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同样称，当前，“第三方支付”主要以“挂靠”支付机构的方式，在没有支付结算经营许可的情况下，常被犯罪分子用于诈骗、网络赌博、洗钱等非法用途，成为网络黑产犯罪链条中的支付环节，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脱离监管，被利欲熏心的不法分子所利用。

目前，多家支付机构线下业务推广方面主要采用代理模式，在多级分销下，支付机构对代理商的准入及交易管控并不严格。例如，一家支付机构一级代理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要成为二级代理要求并不高，只要有身份证、交一定押金就可以参与，当被问及一些灰色业务是否可以接入时，对方回应称“可以用”。

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分析人士指出，四方支付乱象频出，确实与三方支付平台管控脱不开关系。一方面，多数中小支付机构盈利空间缩小，为了活下去有意或无意触碰一些如违规收单、违规转接支付接口等灰色地带，这给了很多四方支付为“洗钱”提供通道的机会。

另从客观角度来看，许多支付公司将收单业务转交给代理商，不管是对客户还是特约商户，若在合作时审核不严，难免会有犯罪分子组建或虚构商户甚至盗用他人身份等方式进入系统，行一些违法犯罪之事。

## 提高准入 加大整顿力度

四方支付市场鱼龙混杂，一方面，不少不法平台在暴利诱惑下沦为洗钱“帮凶”，但另一方面，也不乏接入实体场景，踏实做正规业务的机构。

正如易观支付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指出，近年来，不少互联网巨头公司相继投资或收购四方支付行业，且多家商业银行也都开展了自身四方支付业务，前有同行业竞争，后有互联网巨头公司和商业银行追逐，四方支付企业生存变得更为艰难。此外，叠加疫情因素影响，四方支付领域灰色业务也呈现抬头之势。

在王蓬博看来，四方支付有存在价值，但仍需要进一步严格规范，要提高准入门槛，在细节要求上，对四方支付应同对待第三方支付一样严格。

“要解决四方支付的乱，必须了解四方支付与第三方支付的‘差别’。”CTOA联席主席、互联网技术百人会理事长陈斌同样称，原则上来说，四方支付主要负责把不同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交易收进来，再分发给各支付公司，基本上是个信息流的转接平台，不涉及资金结算。而目前存在的四方支付乱象，主要乱在四方支付公司逾越了界限，也是不甘寂寞追逐更高利润的结果。

乱象之下，后期四方支付乱象如何规范？李亚指出，一方面，四方支付作为电子支付及其增值服务的技术提供商，应该回归技术服务的本位；另一方面，需加强监管，提高对第三方支付、四方支付平台违法行为震慑力，细化犯罪构成要件及处罚措施；此外，还需完善立法、落实合规，从法律层面明确个人开设账户并出让的行为认定，第三方支付平台要建立自身的合规管理体系。

苏筱芮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根据近半年动态来看，加快收单外包机构的直接备案管理将是一个重要趋势。她建议，一方面，可加快条码互通工作的建设，推动各方的标准统一；另一方面，需加大对聚合支付涉非法业务的整顿力度，树立一批重大典型，以杜绝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刘四红

## Fintech

# 多中介无牌可卖 小贷牌照“待价而沽”成往事

牌照买卖江湖进入寒冬，小贷牌照价格“高光”不再。北京商报记者近日从市场多个牌照买卖经纪人处了解到，此前炙手可热的小贷牌照已不再是抢手之物，大部分中介已经到了无牌可卖的地步，叫价上亿元的牌照也已经不见踪影。多位中介人士透露：现在连询价的人都没有，即使有平台来问也因为门槛太高打了退堂鼓”。一位网贷行业从业者也向记者直言：“现阶段牌照含金量不高，没有太大购买意义”。

## 买卖“哑火” 小贷牌照无人问津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考验着社会各种业态，也打乱了牌照中介买卖的脚步。来自广州的金融牌照经纪人李泽（化名）已经近半年没有交易量，他每天可做的努力便是到各个群里发广告，看看能不能碰到诚心买家。“直接买家很少，现在没有成单量。”李泽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本身受疫情影响也没多少人来询价，新牌照不会放开，之前有好多个百人联络大群也解散了。”

牌照已不再是抢手之物，李泽手里目前只有5张传统小贷牌照，他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传统小贷牌照价格分化还是比较明显的，像注册地为偏远地区，例如贵州、陕西、甘肃等地的价格最低，已经

降到100万元之内；注册地为浙江、厦门、上海、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价格偏高，但也降至600万元左右，之前最高能达到1000万元以上。

一位从业较久的金融牌照经纪人王凯（化名）回忆起近几年行业的变化，更是直言“没戏了”，2015—2018年初期因为资源颇多，在牌照买卖火热的时候，成交一笔中介费最高可以达到25%以上，王凯也赚到了几百万元的酬劳，现如今这样的光景也不复存在：“我现在是半卖半送的状态，服务费只要8%，利润实在是太低了！”在采访后期，王凯告诉记者，不想再吃老本，已经把手里仅有的1张牌照委托给同事，准备“另寻出路”。

谈及传统小贷牌照市场交易表现，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何南野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市场整体遇冷，小贷行业陷入强监管，洗牌潮不断加剧，使得退出者增多，进入者大幅减少，其次机构要想做好小贷业务也有很高的难度，需要资金、技术等全面的实力。

## 门槛拉高 “新玩家”难以入局

在各地小贷公司清理整顿工作力度不减、传统小贷存在地域及严苛的融资杠杆渠道限制的背景下，网络小贷牌照曾一度成为新老玩家追捧的“香饽饽”。

但北京商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曾经大火的网络小贷牌照已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在一些牌照跳蚤市场，“转让互联网小贷牌照，有意者进来看”的帖子发布时间仍停留在2018年。

“现在最低价格2000万元就能拿下来，最高的牌照价格在8000万元左右，牌照转让都是私下进行交易和沟通。”网络小贷牌照掮客廖明（化名）称。从他给记者提供的交易流程看，客户想要拿下网络小贷牌照，首先应向有试点意向的金融办递交申请书，阐明工作方案并承诺承担风险防范与处置责任。然后申请人凭金融办批准批文，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且对注册资本也有一定的要求。

此外，申请人还需要确认并签订委托协议；对公司做尽职调查，包括但不限于财务、法律等；尽调没问题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然后再进行股权变更、资质变更等一系列操作。不过廖明也提到：“这样的报价不包含中介费及其他的时间成本费用，我们也不保证能审核下来，如果想详细咨询需要付费”。

从业务经营范围来看，网络小贷牌照可以办理各项小额贷款、票据贴现、资产转让、贷款项下的结算等多个业务，而不受注册地限制这一特点，也成为不少网贷平台主要转型的目标。

另一位牌照中介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提到：“和消费金融不同，虽然网络小贷牌照能够通过二级市场购买转让，但有一句行话‘没几个亿的资本都不敢接’也不是空穴来风，确实有几家网贷平台来问过，但门槛太高，需要的资质太多，我们也不好办理，难度太大了，平台最后也只能是放弃”。

网贷平台转型网络小贷公司仍存在诸多壁垒，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表示，首先是注册资本；其次存量处理，转型网络小贷公司需要妥善处置存量业务；还有转型期限，转型拥有1—2年窗口期，收购牌照网贷平台需要尽早行动。

## 牌照价值 有可能进一步下调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疫情“冲击波”影响的大环境下，仗仗实体经济发展的“小贷行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交易买卖市场“哑火”背后，也是传统小贷行业整顿风暴的持续，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截至目前，包括湖南、河南、四川、山西、天津、陕西在内的多地均已开启针对小贷公司的整治。分析人士认为，从供给端来看，增量牌照市场已经被限制，随着行业的持续清理整顿，未来小贷公司数量仍会进一步下降。

而针对互联网小贷公司的规范与发

展，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此前表示，已计划对网络小额贷款实施差异化监管，将提高准入门槛，引入分级管理模式。如何分级监管目前仍未定性，但市场大多认为，网络小贷分级的背后是监管在升级，牌照则在降级。

强监管下小贷牌照价值还剩多少？在何南野看来，整体来说牌照价值将会越来越低，如果没有充足的小贷行业运营能力，那牌照本身也无法发挥价值，这使得买家数量越发稀少，但卖家却依旧很多，供远过于求，牌照的价值就不得不大幅缩水。随着监管的升级，牌照价值有可能进一步下调。因此，对于牌照炒作者而言，现在并非入手的好时机。

一位网贷行业从业者也直言牌照含金量不高：“现在监管要求网贷进行清退和资产处置，虽然说网贷平台想要全身而退只能走网络小贷这条路子，但即便有了牌照也没有资格吸储，利润太低，网贷平台最大的优势也已经丧失，没太大意义”。

但苏筱芮却持不同看法，在她看来，“强监管抑制的是短期投机炒作，对于长期致力于小贷业务的玩家而言其实为利好，因此，主业与小额贷款业务高度相关的，或者期望通过小贷业务完善集团内产业布局的玩家受到严监管的影响有限，该入手的时候还是会入手”。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宋亦桐